

悠悠广播情

江初昕

刚开始工作那年，我分配在一座有色矿山，十里矿区有农贸市场、集市，俨然就是一座热闹的小集镇。最有特色的是这里的广播喇叭，每天清晨，在清纯优雅的《献给爱丽丝》钢琴曲中，矿山道路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准时响起，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次广播。矿区主干道的马路两边的电线杆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喇叭，早中晚一天三次进行广播。

六点半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，到了七点，就是本土矿山新闻，先是传达矿山各种指示精神，随后，就是下属各单位通讯员撰写的新闻稿。到了播送本地新闻的时候，正好是职工骑着自行车陆陆续续上班的时间，矿山的马路上车水马龙，大家边骑车，边聆听路边电线杆上的广播。中午十一点半开始第二次广播，重播早上的矿山新闻，之后，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。这个时候，也是部分职工吃中饭的时候。等到晚上广播响起，各家的厨房里饭菜飘香了。

广播站作为矿山宣传部门主管的机构，非常注重矿山的宣传工作，除了有专职的宣传工作人员外，还积极发展生产一线的职工为通讯员，撰写新闻稿。我刚参加工作，喜欢看书，这情况被我所在单位的新闻干事钟老师获悉，鼓励我有空的时候写点新闻稿。对于新闻稿，我之前从没有涉猎过。钟老师看出了心事，鼓励我说，万事开头难，写新闻只要掌握其中几样要素，写起来就不难了。后来，钟老师邀请我参加通讯员培训班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我的第一篇广播稿就是写管道班加班加点抢修管道的事，稿子写好以后，我拿给钟老师看，请他帮我把关。钟老师看了一下，朝我点点头，肯定地对我说，稿子大体没有问题，但需要稍做些修改，让主题更加突出。我按照钟老师的建议，把文章修改了一遍，并且用稿纸誊抄工整，骑自行车赶往矿部广播站。广播站大门口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投稿箱，正值下班时间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我就到别处转了一下，等天色黑下来，见四下无人，鼓足了勇气将稿纸投入了投稿箱里。结果第二天广播里没有读到我的稿子，我大失所望，非常沮丧。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次日，广播里却意外播出了我的那篇新闻稿，我也由沮丧变得异常兴奋。对于那篇新闻稿怎么隔了一天才播，后来才知道，广播站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开箱取稿，工作人员拿回去以后，整理修改核实，最后才录音，第二天早上播出。有了第一次的成功，我信心百倍，增加了采写新闻稿的激情。

矿山广播站除了播报新闻外，也会不定时播送一些生活小常识，比如春季怎样预防花粉过敏，皮肤过敏；冬天室内烧炭取暖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，一旦发现又是如何急救；石油液化气罐要定期检查是否泄露，并且指导大家怎样去检查，发生火灾又是怎么去扑灭等等，这些生活常识对大家都有很好的预防作用。

此外，还会发布各种通知，比如接种疫苗、停水通知、发布招聘信息等等。除此，也会播报紧急通知。有

一次傍晚，广播突然响起，发布一条紧急通知，说矿区附近发生山火，要求广大干部职工携带柴刀、扫把等灭火工具前往事发地点进行灭火。火情就是命令，听到广播后，大家骑上自行车、摩托车纷纷朝发火点奔去。要知道，山坳有一处矿山自己的炸药厂，一旦火势蔓延到炸药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最后，大家齐心协力用柴刀砍出一条隔离带，派出人员通宵值守，避免了一场险情的发生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以及传播媒介的多样性，广播这种新闻媒体已经不太适应当下潮流，逐渐被淘汰消逝了。岁月流转，我还时常想念起有广播的日子，那激昂的广播声迎来清晨，送走黄昏，似乎不曾远去……



霜叶 汤青 摄

暖锅怎好缺蛋饺

明前茶

烧得通红的炭块，用铁钳夹入铜暖锅中间的加热小烟囱中，过了一会儿，堆得满满当当的铜暖锅就开始“咕噜、咕噜”冒泡了，鲜香扑面而来。在我小时候，老百姓家的驱寒暖锅里无非放一些蔬菜与豆制品，唯一的主角乃是蛋饺。外婆家的蛋饺，都是我坐在煤炉前，耗费两三个小时做成的。

因此，我也格外留心蛋饺的消耗。这一留心，我很快就有了惊人的发现：大海碗里的蛋饺总是迅速消失了，显然不全是家人享用的，它们都去哪儿了呢？

我留着一只眼睛观察外婆。果然某天中午，见她将大海碗抱在怀里，悄无声息地出门去。她走过两座小桥，穿过一条长长的弄堂，来到青砖石铺地的横街上，她停在一家小小的烟酒杂货店门前，四望无人，快步上前，把那碗连同包袱一起递给了一个营业员模样的长脸女人。

目睹此景的我慌忙后退，闪入近旁的一条小巷中。

不久，我终于从我妈口中得知，那在烟酒杂货店上班的长脸女人，竟是我极为陌生的小姨。在我妈八岁那年，因外公失业，眼看着老大和老二就要辍学，外婆不得把老三，也就是我的小姨送给了一个素未生养的远房亲戚。此时小姨已满6岁，她被收养后，养母过了一年多就生了一个男孩。因此，小姨极为内向且倔强，敏感又自尊，她是否怨恨过外婆？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在小姨出嫁那年，外婆替她准备的嫁妆被退了回来，小姨托人带话说：“自古嫁妆只能要一头。我父母已经给我准备了三五牌座钟、衣箱、五斗橱、里外三新的几床棉被，子孙桶也漆得锃亮，我什么都不需要了。”

摩挲着被小姨退回来的嫁妆，外婆沉默良久，她为这离家二十多年的女儿准备了一只樟木箱，一面铜镜，还有一只亲手做的大漆盘。这些礼物都已经保存了30多年，是外婆从富裕的娘家带到外公家的，也是外婆在困厄拮据的生活中，从未想过要卖掉的东西。

小姨把漆盘退回来之后，外婆经常无声地用软布擦拭它，光亮如镜的漆盘

上倒映着她黯然神伤的脸。还有什么可以弥补送养带来的母女隔阂呢，还有什么可以代表那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浓厚的愧疚呢？这件事，外婆想了很久很久，始终无解。

然而，打破僵局的转机很快就到来了：正在为小舅舅筹办婚事的外婆，这年忽然遇到了一个政策，超过30岁的子女，若无稳定工作，可以顶替父母的职位，前提是父母需要立刻办理退休。

小姨不得不接受了外婆的安排：她将顶替外婆，去大集体性质的烟酒杂货店上班。这对生完孩子没多久的小姨来说，无疑是雪中送炭——她将不必冒着寒风，摇着小船去大运河上当清垃圾的临时工了，她将回到市中心，穿上统一的围裙，连说带笑地替街坊四邻服务，为他们零售油盐酱醋和雪花膏，端午卖鸭蛋，中秋卖月饼，腊月卖糖果和咸货，从此，她将按月领工资，有余力为儿子订牛奶，买几卷毛线来打毛衣了。

而外婆，因退休后收入减少，不得不把小舅舅的婚礼办在了家里。借来的大圆桌一直从客堂间排到了外公外婆的卧室里，一部分亲友不得不坐在外婆外公的床边吃酒席，当然，大家都不太在乎，尤其是长辈们看到我小姨也带着她的养父养母来参加婚礼，难免高兴得多喝了两杯封缸酒。

按照两边父母在攀谈中形成的共识，之后，我小姨可以自由决定逢年过节去“哪个娘家”。而在外婆外公的晚年，他们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小姨和小舅舅联手安排的，外婆年纪大了以后变得手抖，很难摊出那又薄又圆的蛋饺皮了，小姨就做了一碗又一碗的蛋饺送到外婆家来。我小舅舅说：这娘俩亲密得让人嫉妒。她们坐在小板凳上，在外婆烤火的煤炉上炖了一个最普通的小砂锅，两个人端着搪瓷碗，就着暖锅，低声谈天，一说就是小半天。小姨对外婆而言，是失而复得的女儿，而并非贵客，于是，砂锅里只装着最便宜的食材：粉丝、白菜、切片大土豆与萝卜，但只要蛋饺没有缺席，汤水就有醇厚的鲜甜味，这风雪夜的寒意，就不会沁入骨髓了呀！

